

一个纯真、懵懂的少女,经历了幸福的童年时光,却被突然席卷而来的上山下乡运动,彻底改变了命运。

1969年,随着全国1600多万城市初中学生浩浩荡荡上山下乡的大军,邓丽千里迢迢远赴北国边陲的乡村,在北大荒开始了艰苦的农村生活。

列车经过一路的颠簸,穿山越岭,行驶了两天一夜,终于在漆黑的夜色里来到了北大荒,停靠在这趟专列的目的地。

这些天真纯洁的少男少女在踏上这块土地之前,内心里满怀着年轻人一腔火热的激情。很多人天真地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次人生激情的青春之旅,他们带着慷慨激昂的豪情,带着浪漫的幻想,憧憬着人生美好的未来。然而,接下来的经历,让这些年幼无知的孩子们不知不觉间闯入人生道路上灵与肉的搏斗。

一连许多天,知青和老职工在积水的麦田里,起早贪黑收割着小麦。大家每天披星戴月艰苦地劳作,收工时小伙子姑娘们一个个都跟泥猴儿似的。这帮城市中长大的孩子们,终于体会到了农民的痛苦,也让他们从中感到了独立生活的艰难。

9月底的一天,夜里悄无声息到来的一场大雪,把整个大地覆盖得银装素裹,田野山峦树木装点得分外妖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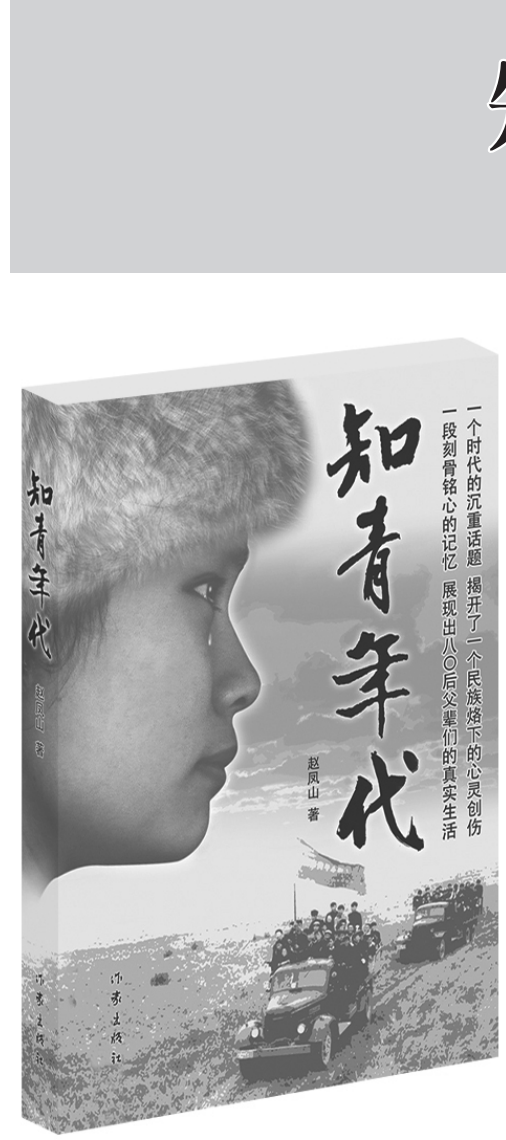
东北的春天和秋天异常短暂,往往在不经意间就变换了季节。

大雪把田野里还没有收割完的大豆全都给捂在了里面。几千亩尚未收割的大豆只能靠人工用小镰刀来收割了。豆秆上长满了小刺,按在豆秆上的手指头,弄不好就会被尖刺扎出血来。用不了一个两个小时,人们就会一个个腰酸胳膊疼了。到了下午,大部分女生的腰已经直不起来,只能全都跪在雪地上一点一点地挪动双腿,向前慢慢地割着。因为她们的腰实在是酸疼得不能弯曲了。

1969年的日历很快便翻了过去。又过了一个半月,大年三十就到了。当时绝大部分的孩子是第一次离开父母,远离家乡,在冰天雪地寒冷的北大荒过年。老连长不辞辛苦东奔西走寻找米、肉、蔬菜,终于让这帮孩子们吃上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

大年初一的晚上,王琦想起了父母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呵护,她真没想到独立生活竟是如此的无情、残酷、痛苦,心头一酸,眼泪哗的一下涌出了眼眶,她开始不停地抽泣起来。春霞听到王琦的哭声后,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触油然而生。几个月来超负荷的劳动,让春霞想起了手指和腿上被镰刀割破的一道道伤口,以及平生从未见过的漫天翻卷的大烟泡,那种彻骨的寒冷不禁让她心惊胆战。原来那种终于脱离了父母的约束而产生的兴奋与激动,早就彻底烟消云散了。春霞终于无法控制自己悲哀的情绪,逐渐呜咽起来,随后便成了毫无顾忌的号啕大哭!一帮十五六岁的孩子,都是第一次远离父母亲人,第一次独立面对未知的人生,她们也应验了那句古话:每逢佳节倍思亲。陆续有人开始加入到她们这个思家的行列,哭泣的人越来越多,哭声也越来越大……终于,六排的宿舍里凄婉哀怨的哭声,逐渐汇合成了一曲时代悲怆的“思乡大合唱”,屋里的每一个人都掉下了凄楚辛酸的眼泪。

#### ■长篇小说



乡大合唱”,屋里的每一个人都掉下了凄楚辛酸的眼泪。

春节过后不久,连队接到上完达山救火的命令。邓丽在行军途中,脚蹶严重地崴了一下。于是没过多久,她和春霞便被甩在了队伍的后面。当她们经过一条小河冰面时,冰层忽然“喀嚓喀”的一声响,两个人瞬间同时掉进了冰窟窿中。她们在恐惧中拼命呼喊着“救命!”

此时的大部队正在和山火进行着殊死的搏斗!瞬间风向的改变,把火头处的十几个人无情地卷了进去,大火刹那间就把他们吞噎了。没过多久,风向又恢复了常态。此时,安毅发现不远处有个人躺在地上不停地扭动。他急忙跑了过去,顿时就傻眼了!只见地上这个人衣服已经完全烧光,一丝不挂,全身黑糊糊的。

花季的少女,年龄仅年仅十六七岁,还没有成年,没有享受青春,就这样匆匆忙忙悲惨地走完了

## 知青年代(故事梗概)

一生的路程!

春夏往复,转眼又到了秋收季节。

指导员带领着三排和六排的人马,坐着团部的解放牌大客车来到了乌苏里江边码头装煤。第二天上午没事,邓丽和春霞、周文、小点儿一起去独立营二连找她们院的好朋友金凤和延云。谁也没有料到,金凤和延云却在几个月前乌苏里江的一次翻船事故中遇难,让她们悲伤地扫兴而归。

第二年开春后,邓丽没有想到,她竟然因祸得福,被派去养猪。别看邓丽骨子里有股争强好胜的劲头,但无奈身体不争气,干活老是拖累排里先进的后腿。虽然排长陈含秋一直对她都很关照,但心里却总有个阴影。

虽然养猪的活儿一点也不轻松,猪圈里又脏又臭,可是,自从邓丽认识了王琼,她的心情变得非常愉快。尤其令她高兴的是在王琼的小帆布箱子里,发现了满满一箱子小说,让她惊叹不已。于是,只要一有时间她就偷偷地看书,经常沉浸在小说的悲欢离合、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之中。

秋收,正是人们热火朝天忙碌的时节,邓丽突然接到了表哥发来的电报,说她的爸爸病危,请速回家。第三天,她又接到了表哥的一封信加急电报,再一次催促她火速回家。邓丽急匆匆赶到团部军务股请假,股长刘依看到邓丽的第一眼时,就已被邓丽的容颜惊呆了。他立刻盘算起了坏主意。“我看你这样吧,你先回连队收拾好行李,然后把东西你安排个汽车,把你送到佳木斯车站,你看好吧!”刘依不露丝毫痕迹地献着殷勤。

傍晚,下起了大雨,道路上一片泥泞。办公室里面很安静,昏暗的过道上连一个人影都没有。邓丽轻轻敲了敲门。刘依笑呵呵说道:“小同志快进来,快进来,先把雨衣脱了。”就在邓丽接过通行证,低头刚要仔细看清楚上面到底批了她多长时间假的假,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刘依悄悄顺手拽了一下床头的灯绳。黑暗中,刘依像条恶狼一样,贪婪地猛扑到了邓丽的身上。他用力扯开了邓丽的上衣,又拉开了她腰间的皮带。他的两只大手开始在邓丽的身上到处乱摸起来。贪婪的兽性和可耻的欲望,已经让刘依兴奋不已,他完全不去理会邓丽的苦苦哀求了。

“咔嚓!”窗外响起了一声巨大的惊雷。随后,

一道闪电从空中划过,雨点噼噼啪啪砸落在窗户上,风雨声完全淹没了邓丽绝望的呼喊。绝望中邓丽拼命地抗争,刘依的大手已经扯下了邓丽的衣裤。邓丽双手用尽全身最后的一点力气,死死地拽住了刘依的上衣……

“咔嚓嚓……”一声更大的响雷,随后又是一道更耀眼的闪电。就在屋子被闪电照亮的一瞬间,邓丽看到了刘依脸上得意而狰狞的表情。忽然,恐怖和满腔的愤怒爆发了!不知不觉之间她使足了浑身的力气,猛地伸出双手死命地抓向了刘依的眼睛。随后,邓丽本能地坐了起来,穿好衣服疯狂地冲了出去。她失魂落魄地光着两只脚,冲进了瓢泼大雨之中。

安毅计划着早点儿干完活,好去团部医院送一下邓丽。他跟着大家一起装完石头,便匆匆下山了。他刚搭上一辆车,还没有反应过来,后面的拖车却爆胎了。拖车的惯性立刻就把前面的车头撞翻了。安毅稀里糊涂被甩出了车头,身体越过了排水沟重重地摔在了山坡上。随后,拖车上有几块大石头从他身边滚了过去。其中的一块大石头,还重重地压在了他的腿上。安毅立刻被送到了团部医院。经过一阵抢救,老大夫面容凝重地宣布:“这个小伙子因为失血过多,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人已经不行了,你赶快通知你们连队领导来办理后事吧!唉!真是可惜,太年轻了!”

邓丽拖着虚弱的身体登上了列车,她终于熬到了北京。

她激动地敲开了房门,开门的是她多年未见的表哥童川,他接过了邓丽手中的提包,表情凝重地说道:“小丽,你终于回来了!进屋里来再说吧!”邓丽疑惑地走进客厅,不等表哥向她解释,妹妹却突然哭着向她跑了过来:“姐姐,姐姐,爸爸死了!我们的爸爸没有了!”说着,妹妹就扑到了她的怀里。邓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的脑子轰的一下如同五雷轰顶,顿时呆若木鸡!良久,她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一连几天,邓丽就如同行尸走肉,她似乎彻底看透了滚滚的红尘,对尘世的一切感到彻底的绝望了……

在人生的最低谷,邓丽领着妹妹默默地抱着爸爸妈妈的骨灰盒登上了飞机,飞往了太平洋彼岸遥远陌生的异国他乡。

一晃40多年。在她人生孤独的道路上,内心里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浓浓思乡之情,始终缠绕在她的脑海,难舍难弃……终于,她放弃了心中的矛盾和纠结,再次踏上了探访故乡的寻梦之旅。

一路上,邓丽首次给妹妹讲起了过去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邓丽去北大荒之前,家早已不复存在,她的亲人四分五裂;妈妈去了天堂,爸爸领着妹妹一起去了“干校”,哥哥在“文革”串联途中迷失在了茫茫的人海……

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邓丽终于又见到了她最好的朋友——春霞、慧敏和周文。当她得知安毅并没有死,而且和慧敏已经成了夫妻。她既为慧敏高兴,也为自己遗憾。

周文给邓丽详细讲述了连里所有邓丽熟悉的战友的生活经历,令她感慨良多。

当邓丽在战友聚会上一出现,大家马上如同众星捧月一般把她围拢在了中间,激动地向长问短,诉说着久远的思念。这次回国,真是大大出乎邓丽的预料!短短的十几天,邓丽的所见所闻让她百感丛生。每个人见到她都很热情,从微笑的脸上可以看出都是发自于内心的真诚。邓丽感觉到了友谊的莫大幸福!当安毅和邓丽的目光,远远地凝视在一起时,安毅从容地走到了邓丽的跟前,两个人同时伸出了双手,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这40年中,邓丽有多少次彻夜难眠,内心的悲伤、悔恨、失落……她以为今生再无办法见到安毅了,为此,她不知默默地流过多少眼泪。今天还能在这里再次看到安毅,这40年的煎熬,太值得了!

邓丽应战友盛情之邀站在麦克风前,她万分感慨地说:“战友们,我首先要感谢所有在座的朋友能来这里和我相聚,我在这里感受到了战友们无限深情!我的心里此时此刻特别激动!这次回来相隔了整整40年,看到祖国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和当年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我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战友们的情谊,还像我们当年在北大荒时那样的真诚!我想就用一首歌《我不想说再见》来表达一下我此时此地无比激动的心情吧。”

台下的欢呼声和有节奏的掌声,一同开始在大厅的空中回荡……

“我不想说再见,相见时难别亦难。我不想说再见,泪光中看到你的笑脸……”

一群平凡的知青,他们在那个荒谬的年代,在谁也无法摆脱的命运驱使下,毅然地千里迢迢走向了广袤、荒凉、寒冷的北国边陲。他们一生中,最美好、最精彩的青春,全部抛洒在了那块辽阔、无垠的黑色沃土上。

在共和国那段多次多难、迷茫的时代中,这些年轻人,不屈不挠、顽强地释放出了自己全部生命的花火与热情。他们共同的集体生活与劳动,甘苦与共、互相温暖,在患难中建立起了诚挚的友谊,最终也收获了战友之间,一生如同兄弟姐妹般的深情厚意。

人生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大家都会经历各种各样刻骨铭心的坎坷、痛苦和伤痛。与此同时,人们也会在自己的生活中,不屈不挠、经过不懈的努力,拥有更多生活之中珍贵美好的情趣和友谊、欢乐与甜蜜,这一切都值得人们永远的回忆、怀念……

《《知青年代》,赵凤山著,作家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

垮,而此时天使森带领自己的部下再次杀人战场,试图干扰黑月,无奈黑月的实力过于强大,短暂交手之后天使森也被黑月击败,千钧一发之际,得到异常警报的稻弦燕带领尹兰礼与胧耀前来侦查,黑月不得已前去应付稻弦燕等人。

感受到魔物气息的胧耀与尹兰礼选择了下来,准备杀死身为魔物的斯芬克斯和夜怖,却被前来救援的吸血鬼巫妖琉所制止。凡人僵持不下,最终以斯芬克斯用尹兰礼是风神之女的情报换取了争斗的结束。

回到星盟学院的黑月得知妹妹白月与白兰朵前往了翼之国,感觉事情的走向完全脱离了她的计划,几乎面临崩溃,但突然间的反转让她再次寻回自我,重新构建起了新的计划。在召见厄迦丝后,黑月决定为她准备一把称手的武器,就在几人前往武器库的途中,遇到了正在找地方想要进行活动的雷莉,老到的黑月一眼便看出了雷莉的独特气质,便将其一同拉来为厄迦丝挑选武器。在反复筛选抉择后,厄迦丝拿到了称手的武器,黑月提议让雷莉与厄迦丝两人顺势比武切磋,之后带着自己的部下机器人教授爱因斯特图离开了武器库。有着霸体特性的雷莉与女巨人人体质的厄迦丝激战很久,最终雷莉略占了优势,如同爱因斯特图所预料的,雷莉的特殊体质让她在肉搏战中显得无往不利。

在回办公室的途中,黑月开始与爱因斯特图商议一个崭新的计划,而这个计划的决胜点在于一个传送装置,得知爱因斯特图有把握完成传送装置后,黑月欣然开始布置她的下一轮任务。

在搭救了斯芬克斯与夜怖之后,变成吸血鬼巫妖的琉与斯芬克斯进行了一场默契的对话,最终斯芬克斯决定与琉联手,以实现自己一直所追求的正义之道。所谓的正义对于斯芬克斯来说并不是什么硬性的准则,而是顺昌逆亡,打着正义名号的王道与霸道,对于斯芬克斯的野心,琉显得非常欣赏。

险些丧命于黑月那可怕的灾祸之力的森一行人意识到了黑月的强大,但同时也了解到手中所掌握的异能备案对于黑月的重要性,森再三考虑,决定孤注一掷,以手中的异能备案作为筹码,引发一场纷争,强制破坏黑月的野心。

经过数天的跋涉,森与她的部下来到了安度洛斯国的首都安格利斯塔塔进教皇室,教皇本对森的引战提议并不支持,但在森亮出异能消除备案后,教皇一时未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而表现出了攻打星盟都市的意愿。就在大臣圣裁官莉斯塔娜极力辩驳的时候,圣骑士赛琳维西亚听到了一个消息:安格利斯塔塔监狱遭到袭击,而袭击来源恰恰是星盟都市方向……一切意外与机缘重新被洗牌,黑月阴魂不散般地再次笼罩住所有对手,没有人知道她这次先人一步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但显然,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这都意味着更大的冲突与纷争……

你所期待的是命运轴承的不停转动,还是那微乎其微的伟大可能性呢?

《《星盟默示录》,风若岚著,作家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

#### ■长篇小说



她的部下没有及时地救援到黑怜。

带着小女孩逃走的黑怜回到了星盟都市,遇到刚从旅店调整完毕的稻弦燕,将小女孩交给稻弦燕后,黑怜决定回去救助红叶凛,而稻弦燕在护送小女孩时遭遇了之前暗杀雷泽名为夜怖的吸血鬼奇袭,小女孩被夜怖夺走了。

执行任务失败的红叶凛和黑怜还有稻弦燕只好返回黑月的办公室,遇到了与黑月敌对的森一行人,由于未能将小女孩成功护送回来,红叶凛十分不甘心,于是联合稻弦燕违背黑月的命令,决定将丢失的小女孩追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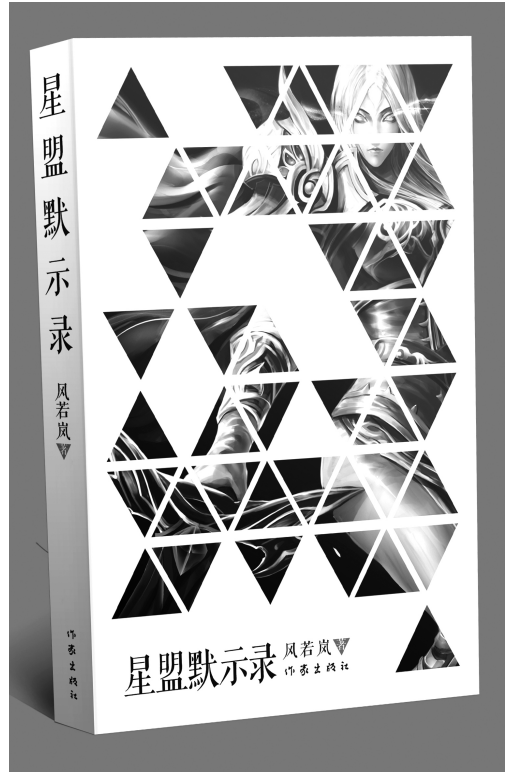
成功掠取小女孩的夜怖在蛇蛇会稍作调整后,便带领她前往安度洛斯国寻求一名老吸血鬼的帮助,就在夜怖刚走不久,红叶凛便带领稻弦燕与黑怜杀至蛇蛇会,大闹一番后被黑月的电话及时制止,悻悻而归。

经过名为琉的老吸血鬼辨识,原来小女孩叫做环,是具备能够颠覆世界力量的原力精华的携带者,为了尽快离开安度洛斯这个危险的地方,夜怖和琉带着环开始撤退,却在星盟郊区遭遇了天使森一行人的袭击。一番打斗过后,琉召唤出了远古英灵李奥克斯王与森等人纠缠,自己与夜怖逃离了战场。

黑月未能得到原力精华,致使她精密的计划面临崩溃的危险,而此时安度洛斯的官员突然来访,希望能够邀请黑月前往安度洛斯国会见教皇,无奈之下黑月只能答应,将任务布置给稻弦燕与红叶凛后,前往安度洛斯。

夜怖与琉在逃离了天使的追杀后隐藏在蛇蛇会内部,并通过一个传送仪式将原力精华献给了血亲主母。由于对这个世界的构成有了过多的认同,血亲主母并没有利用原力精华的力量,而是选择将其瓦解,并给予了琉和夜怖一些奇妙的奖励,其中包括将琉转化为吸血鬼巫妖。

在星盟旅馆相识的雷莉、尹兰礼等人前往星盟学院参加开学典礼,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试炼后,胧耀和雷莉的部下天幽成功获得入学资格。而在之后的会堂,星盟学院突然遭到了神秘黑衣人团体的袭击,由于雷莉和她的两名部下千花与穗红并未出席大会,巧合之下穗红在学院内部便遭遇了黑衣人。双方大打出手后,穗红被暗算击败,前来救援的千花与黑衣人小头目枪神最后两败俱伤,雷莉及时赶到击败了弄臣,结束了位于



会堂外部的战斗,而会堂内部黑衣人头目以学员安危作为要挟,希望能够得到白月手中的一张异能消除备案,而就在白月将异能消除备案交给黑衣人头目的瞬间,天使森突然杀人会场,夺走了重要的异能消除备案。

另一方面,前往安度洛斯国的黑月在途中得知教皇国捕获了一名叫做厄迦丝的女性巨人,在拜见教皇之后,黑月一度的敷衍激怒了教皇,双方不欢而散。而在离去的时候,黑月竟释放了被囚禁着的女巨人厄迦丝,在圣骑士赛琳维西亚的剑下保全住厄迦丝的生命后,黑月决定带着厄迦丝一同回到星盟都市。

由于被突然出现的天使打破了局面,黑衣人团体遭到了星盟学院学员的反扑,白月配合干部白兰朵等人成功逆转了局面,将黑衣人团体降服。而白兰朵则一直对刚刚夺走异能备案的天使

森存有疑惑,便寻找同为黑月效力的冥夜寻求答案。冥夜通过引导梦境将白兰朵置身于她的记忆裂痕之中,原来白兰朵便是稻弦燕的亲生母亲,同时这也是天使森的妻子。另外她还有着一种特殊的身份,就是前任安度洛斯国的圣骑士,在梦境中白兰朵击败了自己的心魔,强势回归。

成功夺取了异能消除备案的天使森陷入了两难之地,他的思绪被干扰不清,为了寻找方向召唤出了封印在他的配剑中的英灵,却未能得到满意的答案。就在这时,森的部下侦查到了黑月与厄迦丝正在徒步返回星盟都市的情报,于是森决定上前干预一下黑月的进程。

吸血鬼夜怖和琉在完成将原力精华护送给血亲主母的任务后决定分道扬镳,经历了过多人情世故的夜怖感觉自己 and 蛇蛇会的女黑帮头子紫怨有了一种难以言表的羁绊,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夜怖决定带走因意外而被血亲主母抹杀记忆的紫怨,而还未等夜怖让失忆的紫怨搞清楚状况,成群的狼人便从树林中对夜怖展开了袭击,为了保护紫怨,夜怖只能仓皇应战,在千钧一发之际抓到了狼人的头目斯芬克斯。

比预计的更为奇妙,斯芬克斯竟然是一个颇为善谈友善的狼人,在与夜怖交手后斯芬克斯极力希望与夜怖建立同盟关系,虽然夜怖对这个圆滑的狼人十分反感,但由于狼人存在利用价值,夜怖还是很不愿意地与斯芬克斯建立了一个看似脆弱的同盟关系。

将黑衣人头目软禁后,白月在与头目刀锋队长的谈话中得知其弟弟因实验造成的负面影响而生命垂危。本着探索真相与救人性命的原则,白月答应了刀锋队长的请求,与白兰朵踏上了前往翼之国的救助刀锋队长弟弟的行程。而就在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却发现这里早就已经结束了一场战斗,被翼之国的战车视为敌对目标的白月等人遭到了追杀,白兰朵一骑当先火力全开,击毁了战车,深入刀锋队长的基地进行调查,结果遭遇翼之国的轰炸清洗,生死未卜。

就在夜怖和斯芬克斯正在为如何恢复紫怨的记忆而一筹莫展的时候,徒步从安度洛斯国返回的黑月和厄迦丝不请自来地找到了他们。由于夜怖和斯芬克斯都是破坏黑月获得原力精华的始作俑者,在交谈未果后,黑月展现出了她完全无法被抗衡的灾祸之力,轻易将斯芬克斯与夜怖击